

女人日記

孙小琪/著



女人日記

NUREN RIJI

孙小琪／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032号

责任编辑：郑晓燕

女人日记

(写于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甲24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门头沟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5.875 字数127千字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 7-80016-605-8/G·367

定 价：2.50元

序

贾植芳

读墨孙小琪同志的第一本散文集《山那边呀好地方》，一股生活的激流迎面而来。她笔下所描绘的虽然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而又平凡的生活世界的人生百态，对我这个已年逾古稀的人说来，却在感到陌生的同时，又感到十分亲切。因为从她坚实的笔下描写的生活本身所闪烁的亮光下，给人以喜悦和慰藉，给人以一种新的生活美感和精神鼓舞。

多年来的历史风雨，使她对社会和人生有着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认识和评价。正因为她对生活和人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加上她笔墨实在、朴素，没有渲染，也没有夸张，更没有陈言套语。虽然从题材和主题看，都是些小题材，不外婚恋、家庭、儿女情、生活琐事等等，乍一看来，甚至显得有些琐碎，雷同，但它们的意境是统一的，那就是作者热爱人生，热爱我们这个开放的新时代，热爱我们这个在变革中的国家。从这个基点上，她投入生活的洪流，在事业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又能保持冷静的观照生活的清醒头脑，从平凡纷纭的生活百态中，发掘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从历史阴影中，发现人身上闪光发亮的东西，歌颂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些小文章之所以有可读性，使人喜爱，更

因为作者感情真实、诚挚，在她的笔下充满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通过这些杂色文章，我们看到一个从历史的风暴中走过来的，新时代社会妇女的充满活力和勇气的饱满形象。

书中的一些各界妇女人物访问记或特写，尤其是使我感兴趣的文章。大概因为是妇女写妇女，感情上更易于接近和合流。这是些我们同时代的又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但都难以避免那些岁月里的各种政治运动的风暴，给她们带来的各种灾难和创伤，她们所付的代价是沉重的，生活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但在雨过天晴以后，她们依然能挺起胸膛，开辟自己的新的生活天地，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而继续奋斗，这也可以说是时代的精神投影。在作者感情充沛的笔墨下，不仅展示了历史的阴影，更描绘了新时代的风采，给人以沉思的同时，又给人以启迪、鞭策和鼓舞。

孙小琪同志，虽然象她们这一代青年人一样，上过山，下过乡，批过资产阶级，然后又被送到大学读书，但从这些文章中，又说明了在这个历史颠倒的不幸岁月里，生活上的坎坷曲折，并没有从精神上摧毁她对美好人生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她能利用非正常的生活环境，“惜时如金”发奋地读书，藉以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她并没有辜负青春的大好时光；并在勤学苦思中，培养了自己能从一个更高的文化视点上来清醒地认识时代和历史，剖析这些复杂变化的生活现象的能力，并握起了笔，从这里汲取素材，从复杂纷乱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那些生活中的亮点，鞭打那些假丑恶的东西，作为自己对变革时代的献礼，也使自己的人格世界得到了升华。

我1978年秋天，回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以后，通过借书还书开始认识了孙小琪同志。她有时就某本书，某部作品，和我谈论半天。也许她那时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总是象我们商店的一个营业员似的，就商品的性能、用途、产地，职业性的回答顾客的询问。但时间长了，从旁人的言谈中，我才知道她是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的。因为她不时来借书，那种执著的从书籍中追求知识的精神，却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显得很突出，从而使我对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认为这是个虽然生不逢时，但能超越历史的限制，发奋读书，努力攀登人生高峰的有出息的好青年。后来又听说，这年(1978年)春天，中文系一个学生在墙报上贴了一篇题名《伤痕》的小说式的文学习作，是她从这篇文学习作中发现了它的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它在文艺创作题材上的创新意义，出面推荐给报纸公开发表，并自己写了评论文章，从而引起了文艺界和社会的震动。从这一事实中，我又进一步地认识了她不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对生活和历史善于思考和敢于思考，又具有学术胆识的有为青年。我最不喜欢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的人，而喜欢勤于和善于读书，又能在读书中思考，而又勇于见义而动，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因为书本来是使人变得聪明而勇敢的东西，不是使人变得愚蠢而又狡诈的东西。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资料室，因为头上的帽子没有了，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来了，并开始招收研究生，从此，孙小琪同志又在无形间成为我家的一个常客。从她的言谈中，我得知她已经离开学校到了妇联，主持《现代家庭》《为了孩子》这两个社会性杂志的编务。从此我常从各

种报刊上读到她的一些大小文章。由于我性喜杂读，因此象《现代家庭》《为了孩子》这类社会性刊物，便成为我了解社会生活信息的一个窗口。我也知道她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她的这些大小文章，都可以说是她在于工作、忙于家务琐事中挤出来的，但是她写的认真、实在，文笔又洒脱、清丽，都有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也惹人喜爱。现在她经过筛选，选出三十篇成为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能为它写篇序文，我当时就满口应承了，但是到底我上了年纪，加上打杂的事情又多，拖到现在，只能杂乱的写一些零碎的读后感和认识，草草交卷。但我相信，读者同志从这本小书中，定会在开拓了自己的生活视野的同时，又会得到一些对人生的新的认识和领悟，激励和鼓舞；也会象作者那样，为充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我们时代的新生活，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91年1月中旬，上海。

目 录

序 (1)

• 妈妈日记 •

期待	(3)
虑	(6)
窗	(9)
游园	(13)
惊	(15)
但愿长相知	(17)
妈妈，我没有忍住	(20)
思	(23)
联系册	(26)
嗨，你来晚啦！	(29)
隔离	(32)
搬家	(38)
毕业典礼	(45)
开学第一天	(50)
父母和儿女之间	(54)

• 女友日记 •

圆月 (59)

题	(67)
夕阳西下	(75)
牵挂	(84)
心手相依	(91)
丁毓珠女士	(100)
微笑的米应罕	(103)
走向不惑	(107)
“接待”三则	(111)

• 中帼园 •

山那边呀好地方	(123)
到处淋漓尽致	(126)
不是黄昏	(133)
全职母亲	(136)
东方的百灵鸟	(139)
泛光照明	(142)
银幕不会忘记	(148)
希望	(157)

• 拾遗 •

慈叔	(163)
纺车嗡嗡	(171)
后记	(184)

妈 妈 日 记

(写于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

期 待

灿烂的阳光从大玻璃窗里泻进来，铺满了半个产房。我躺在窄窄的产床上，汗湿的脑袋就全沐在阳光里了。

我举起了右手，腕上的手表立即在阳光里折射出一道耀眼的光。我盯着时针，盯着分针，也盯着秒针。我想知道娃娃什么时候出世。我期待着。

医护人员在忙碌着。只穿短袖衬衣，脚下电扇大开着，还是大汗淋漓。仿佛她们面对的，是一项棘手而麻烦的工程。

不时地听见推床轱辘的转动声。有人被推进来，有人被推出去，进来时是一个，出去时是两个——母亲和新生的宝宝。

门外，丈夫提着满满的网兜焦急地在转；婆婆在反复向护士们说明：这里的所有门窗，都必须而且应该是关着的；母亲在长廊里踱步，拎着《育儿百科全书》，若有所思。大家都在期待着。

是的，我早就开始期待了。当胎儿一天天在向成熟发展的时候；当我在商店、在缝纫机旁准备小被褥、小衣服的时候；当我在犹豫不决该准备海军装还是连衣裙的时候……还有，前天深夜，当我被阵阵腹痛搅醒，坐上“小乌龟”，一路颠簸向产院进发的时候。

我盯着时针，盯着分针，也盯着秒针。我想用这全身心的注视来驱散那一阵阵的疼痛。

很久以前，我读到过一篇叫做“静静的产院”的小说；不久以前，我又读到过介绍无痛分娩的文章。但是这里没有。

可怕？不，这毕竟是神奇而伟大的。几分钟后，一分为二，呱呱坠地，新生命就要独立开始。人类就是这样在发展着的，我自己在经历着。

疼，撕裂般地疼。我几乎要忘却这很久以来的期待了。

终于，听见说：

“出来了！”

我一扭头，瞥见一团紫红色的东西。

“是个妹妹，喏——”

有一双戴着橡皮手套、上面还沾着血污的手把那团东西朝我举了举。我看小屁股上有黄色的粪便样的东西。

“怎么不哭？”

“急什么？”

于是，头朝下，“哇”的一声，并不有力。紧接着，张开小嘴，是一个长长的哈欠。接着就睡了。似乎是很累而且又在黑暗中待乏了的模样。

把她放在一个象中药铺长柜台一样的东西上，旁边是两个几乎同时降生的娃娃，他们在拼命啼哭，她却无动于衷，安宁地躺着。好懒呵。

一个宁静的自我，一片自由的天地。这是我的女儿吗？

有人在给她称体重、量身高。那个秤好象是铁的，她会着凉吗？

094697

“7斤，49cm”。

接着，拿什么包了包，抱走了。

我在产床上又躺了两小时，觉得出了很多血。血压升高了。打针。被抬到病房，住下了。

病房里满满腾腾，连过道里也一个挨一个地搭着钢丝床，躺着疲乏不堪又兴奋异常的我们。

真是人满之患啊！

工作人员在抱怨招架不住。辛苦了，产院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们，一年到头，春夏秋冬，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有这么多快当妈妈的人进来，从产房里出去，又加上相同数目的一倍甚至更多。据说从现在开始，今后每年人口出生率要大幅度递增，并且持续五、六年。五十年代有了太多的我们，现在就要有太多的他们。

婴儿室传来浩浩荡荡、此起彼伏的哭声。年轻的妈妈们躺着，产伤在疼，充溢的乳汁胀得疼，听到婴儿室整夜传来哭声心疼。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家互相间绵绵不断的交谈。交谈间还竖起耳朵竭力分辨那个哭声是自己的孩子的——其实，就是把娃娃们统统抱来，如果没有标记，我们谁也无法认准那个孩子是自己的。

噢，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妈妈了！

慮

我总算爬起身来了。又坐到这台灯下。

西北风在旷野上呜呜地吹，冷嗖嗖地从窗缝里钻进来。
窗帘被吹得一掀一掀的。

小妹睡着了。身子侧着，一只小手抓着枕巾——她一定以为那是我的衣服呢。晚上，她又哭又闹要“跟妈妈一道睡觉”，我的想读点书的决心马上动摇起来，只好依她。我拍着她，哄她入睡。一会，看她似乎是睡着了，便想悄悄地抽身起来。刚一动，她便睁开眼来，毫不放松地紧盯着我。我赶紧回过身去，胡乱地拍她两下便又要起来，她索性大叫继而大哭起来。于是，我又动摇了，又急急地去哄她……两次三番，到我真正能脱身起来时，已是深夜了。

小妹一岁半了，似懂非懂，只要她一哭，我便会六神无主地依着她去这样那样。我不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不能排除一切干扰，不顾一切地去完成我心目中既定的计划。我想自学完被耽误的课程，再去考一个文凭。可是，每天从早到晚，挤车上班，又挤车下班，然后是小妹的纠缠和没完没了非做不可的家务。实在没有一点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

马克思能在儿女的哭声中写《资本论》；居里夫人亲手给儿女们补皮靴；巴尔扎克在翻窗跳墙的躲债中完成了他不朽的巨著……我是渺小的。

也许，错就错在这一切都开始得太晚：人到中年才开始做母亲，生活和学业的担子一齐向两肩压来，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顾了那头就得耽误这头。可是，过去的妈妈们常有三、四个，四、五个孩子的，不也都过来了？我就这一个，独生女儿，何以就乱得这样？大概是自己太娇惯了她，又是发展智力，又是充分营养，徒然生出许多“工作量”。怎么办呢？

人托难。我把她送到邻近乡下寄养。今天是星期天，我专程从城里赶来看她。

乍一见面，我愣住了。才几天功夫，女儿全变了。乡村的风吹日晒使她肤色变黑了，两只小手粗糙得难以想象。她到井台边玩水，到土堆上抓泥，奋力地把小花猫抱起来扛到肩上，咿咿呀呀亲昵地跟它说话；当她站到家里那条令全村人害怕的大黄狗旁边，用两只小手抓住黄狗的耳朵拼命向前拖，甚至进而想把自己穿着开裆裤的屁股坐到黄狗背上去的时候，我真吓得魂飞魄散。小妹的这些“壮举”，都是我在城里连想也不会想到的。女儿的脸上、手上横一道、竖一杠地印着被猫抓破的伤痕，衣服上有泥，还沾满猫、狗身上脱落的毛。她变得粗野了，全然没有原先在城里那种娇娇嫩嫩白瓷娃娃的模样。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女儿却毫不介意，用她能够掌握的几个字眼，大声地招呼着邻家拖着鼻涕的小朋友，把他们拉到我跟前，一本正经地指着我向他们说——“妈妈”。好象我是一件属于她的，值得炫耀的大玩具。

我抱起她，一刻也不愿放下。她把冰凉的小手从我的衣领里塞进去，恶作剧地大笑着。我不知道她以后还会变成什

么样。我心里想哭，怀疑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我该怎么办呢？

再把她带回城里，然后，再把每一个早晨和夜晚奉献给她？

不，无论如何，我要做一个在精神和知识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做一个将来不致于愧对时代和后人的母亲。

大约，一切都会过去的。记得十多年前，当自幼未离开过城市的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偏僻乡村去插队务农的时候，在巨大的城乡差异面前惊惶失措，是过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的。而女儿到乡下才几天，已经象游鱼在大海里那么自在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孩子从小习惯于在各种环境下正常生活，长大了才能在各种条件下正常工作。我是不是应该努力替她创造这种机会，让她自己去炼出一副能够独立飞翔的翅膀来呢？

小妹心满意足地睡着。嘴角动了动，不知在咀嚼那一个让她开心的梦。

世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最终都长大成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尽他们应尽的责任。

我是多虑了。